



换车记

■谢冬梅

小红车正式归我已挂三个年头，实际上它来我家已有很多年。每当有人问小红车是多久买的，我就要从孩子上初二那年开始，掐着手指推来推去总推不准，马虎算个大概。

孩子上初中离家远，学校每半个月放一次假。放假时，周五接回周日送去，不放假时周六送中饭，外带超市里选来的大袋零食。现在孩子去超市，还会回忆那些大袋零食的，就像我在卫校时吃的魔芋豆芽，后来看着就腻心，她也有很多零食现在看了腻心。小红车之前，家里有一辆二手切诺基，老龄车，患多种老年性疾病，上路时令人提心吊胆。那时我还没学开车，老车虽无私奉献了四五年，与我没多少感情。

车辆销售员个个穿戴干练，言语热情，车市场转了几次，难以抉择。有个年轻小伙子比其他销售员聪明一层，要到了我们的联系电话。联系电话原来绑定的不止是人，还有车。顺理成章，小伙子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最适合我们的车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们在他的意思引导下，把他的意思变成了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带着他推荐的小红车回家。两年后这个小伙子升为经理。

当时有车的家庭不多，孩子的两个小学同学同在一个学校上初中。每回去学校，小红车都是挤挤满满，像外出旅游一样兴奋。平常日子，跟着它名下主人的丈夫上下班。

2017年工作调动，上班的地方没有住房，办公楼腾出资料间草草布置成宿舍。2018年，整合办公用房，单身宿舍被收回，我有一种流浪感。但我还是有些喜欢这种流浪感的，下午立在站牌下略带惊喜地等车，上车后坐定，带耳机看窗外的风景，看车厢内的小社会。我称公交车为小社会，小社会里有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谈话内容，还有许多不可预料的故事。没过多久，乘车的人越来越多，多到我上车时早就没有座位，挤挨悬吊在拉手环下。摇摆走停两个小时，小社会里除了腰腿酸痛还得呼吸混合的人体气味。

再买一辆车。再买一辆车后小红车正式归我，里程显示10万公里有余。小红车陪我一起上下班。我看到路边有花开时，它停下来；看到晚霞满天时，它停下来；看到薄雾缭绕时，它停下来。它按照我的心意，停下来陪我看这看那。我不看了，它也不看，陪我一起朝前走。

有人说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，风里雨里有小红车陪伴。寒冬酷暑，有小红车陪伴。和它在一起，无论我想要做什么它都支持。我在它的前窗玻璃上各粘一块黑色防晒网布，它看起来就像是在太阳穴上贴了两块膏药。我在尾厢里放置物盒，里面有纸巾、雨伞、零食、茶叶、矿泉水、食品袋，还有一件秋天的衣一件冬天的衣，一个新买的帐篷，另外其他许多小物件轮不上名号。它是一个移动的小家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心无挂碍，无论离家远近它都会送我回我的大家。它是我的倾听者，高兴说给它听，不高兴说给它听。它听着，用沉默表示分享和劝慰。它能懂我的，它知道这些时候沉默是最信任最友好的语言。

有一次，轮胎不知被谁放了气，我仍然要它送我去游泳，路上被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追过来告知。望着年轻人远去的背影，望着瘪瘪的右后胎，我的眼眶湿润。车子的委屈，年轻人的追赶，这世上好人无处不在。

小红车陪着我一起慢慢变老。

我做了体检，也带小红车去体检。修理厂师傅说，小红车的变速箱要换，减程器要换，都老化了。考虑换配件的价钱，决定还是换车。

自从有换车的想法以后，从来不敢在车上说，怕小红车听了难过。它最亲密的人将要抛弃它另寻新欢，多么沉痛的事情。我也不许家里人在车里议论换车的事，易旧换新是我和小红车的事，我们需要好好沟通。

去看新车很突然，家里人说去就去。看新车功能和款式，试驾，谈价格，一个上午再加一个中午，就这么定下来，旧车留下，新车提车时间另行通知。

旧车留下？

赶紧去停车的地方，小红车停放的车位被一辆黑车占领。小红车不见了。

小红车呢？

开去洗车间了。

洗车间里水花激射无法靠近。小红车孤独地停在那里，它全身湿漉，挡风玻璃上晶莹的水珠，像流着的泪。

再见，小红车。愿你保重！愿你有一个更好的陪伴你的人。

田田荷叶

■吕振华

1
 飘泊了一个梅雨季节，
 莲，一箭射出水面；单调，而又窈窕；纤细，而又压抑。

2
 太单调，就得需要协调；
 太窈窕，就得需要厚重。
 于是，和风送你一段袅娜的身姿，
 阳光予你一份灼热的激情，
 大地给你一个浑圆的格调。

就这样，一款款轻曼的舞步撑开成你。

3
 太纤细，就得需要宽博；
 太压抑，就得需要分解。
 于是，坦荡的思想构成你的肌肤，
 你的宽阔的心怀。

就这样，你有着日月的

囊括，和一簇簇紧密的力量；
 你让肮脏的污秽作彻底的沉积，
 让所有的生命都以真善美为归宿。

4
 厚重，不乏真诚；宽博，不乏坦率。
 就这样，不争风，只把香来送；
 不沾唇，只把情来奉。所以，
 你的灵魂永葆先进性的晶亮，
 你的心灵深处不断举出和谐之花。

5
 哟！追梦的使者，你浓缩了整个江南的思绪，
 最后把她呈给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。哦，这是举不动的圣洁的怀念。
 就这样，唯奉献者兼改革者，
 其生命与至美同在。

家乡飞来两只白鹭

■刘先卫

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。唐代杜甫这首诗描写白鹭的名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记得去相距老家几华里的先锋初中上学，学校紧挨着一条名叫清花河的河流。一群白鹭不时在河面上拍打着修长而又洁白的翅膀疾飞，或在水面啄食或在水中怡然自在的游泳。而心心念念中，我一直企盼着白鹭在自己的家门口出现。

但令人失望的是，老家台上屋场难觅白鹭的踪影，白鹭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喜欢投其所好。因为家乡属红壤丘陵地区干旱小雨，不适宜鸟类繁衍生息。田垄中唯一的小溪涧来自雨后塘满堰满上涨的山泉水，然后循入清花河更宽更大的江河湖海。我自少离开村子到小镇上定居，后来成家立业忙于生计奔波，脑海里渐渐淡忘了通体洁白的白鹭鸟。

日月如梭，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最近两年回村有着像发现“新大陆”一般的兴奋，老家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两只白鹭：一只在台上屋场门口与刘家湾西南方的稻田里巡行低飞，另一只在东北角的福兴组田垌中凌空展翅。白鹭那雪白的蓑毛、铁色的长喙、青色的细脚、流线型的身线是一首精巧的诗；无论是飞行还是漫步，白鹭姿态优雅斯文，像是一位披着白纱的曼妙少女。

白鹭常常栖息于河流、水塘、稻田和浅水处，以鱼虾为食。后来经过观察我方才注意到，两只白鹭白天从来没结伴同飞过，形单影只在各自的区域里活动，似乎不越雷池半步。春耕种子下泥

的时候，远远瞧见靠近马大丘的一只白鹭在田埂上闲庭信步，还能窥视到鹭鸟白色的羽毛和修长的双腿。夏天时分，白鹭伫立青翠的稻田中央露出半截身子，背后衬着黛青的山色和釉绿的梯田。

有好几回，准备用手机将白鹭拍个完整影像，遗憾的是这两只白鹭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和警惕。我先后在两处稻田旁的瓜棚下“埋伏”，不过当我移步慢慢靠近它们时，尽管小心翼翼还是被白鹭发现了。白鹭受到“冒犯”顿时成了惊弓之鸟，盘旋起舞箭一般快速飞离地面，在田野上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后，迅即躲进了附近浓密的树林中，竟然藏身几个时辰不再露面。此后回家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观赏白鹭，不忍心再去打扰它们的宁静。

听老一辈人讲，很久很久以前回龙寺清花河一带山林茂盛，由于天灾人祸导致了田地荒芜。可能这些年封山育林少了人类砍伐，光秃秃的山头上长满了杂树，柏树、樟树、梧桐、毛竹都是自然生成，成片成林地疯长。村民房前屋后栽果养花，池塘里水清如明镜，田野四季绿草茵茵，吸引来鸟类自由嬉戏觅食。白鹭栖息地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，如今这两只圣洁而又优美的白鹭出现，委实叫人欣喜不已。

蓝天白云衬托下，白鹭轻盈灵动的身影肆意翱翔，把乡村生活点缀得特别富有趣趣。天蓝、水清、田绿、树青，青山绿水家乡美，期待白鹭翩跹入画来，不是一只两只，而是成群的白鹭来此安家落户。人与鸟和谐共生，绘就一幅美丽的自然生态画卷。

比瑶台

■泓 致

黄果树瀑布

经世何年神造化，飞流万仞日边来？
 云浮栈道迷仙境，雨绣珠帘漫绿苔。
 峭壁凌空星可吻，晨光破雾曙初开。
 三千境像瑶台梦，如幻亦真信我猜。

海南岛

秋爽烟轻入海天，白云渺渺碧波连。
 三江暄语鳌头秀，五指拨弦玉带闲。
 日出椰林生紫气，泉吟弯月映龙髯。
 瑶台怎比琼乡美，王母下凡几正冠。

树 忍(小小小说)

■罗 萧

胡同并不窄，可李家大门北边有棵柳树，一年一年变粗，让人觉得，胡同一年一年在变窄。

老李跟左右邻居说，那是他的棺材底子，他不死，那棵树就不刨。那棵树一刨，说明他就不在了。

村里过春节贴春联时，都要贴“出门见禧”，唯独与李家错对门的张家不贴“出门见禧”，因为那棵柳树正对着张家大门，出门见树，老张心里别提多窝囊了，却有气无处撒。

那棵柳树没有长在公用地儿，而是长在李家房檐下自家领地上。据说，也不是李家人栽的，是有年下大雨，不知谁家孩子玩耍时，插在土窝里的一截柳枝发芽，长成了一棵小柳树。当时，老张并没在意。数年后，老张买了一辆长风三马车往外出车、往家进车时，才觉出碍事。那棵柳树已经对把粗了。老张就央求老李，想让他把树刨了。老李不以为然：“还没长大呢，你不觉得现在刨了有点屈材么？”

一句话把老张噎得直翻白眼。想想只要小心点，勉强能进车出车，就搁下不提了。

又几年过去，老张在县城开饭店的儿子买了辆小轿车，车身长达四米五八，怎么也开不进家。都怪那棵比水桶还粗的柳树。老张找来村长，想让他说服李家，把那棵柳树刨了。但老李还是坚持不刨树，他问老张：“你不是丈量过么？我家这棵树到底挤占公地儿多少？”

“十九公分。”老张理直气壮地说。老李是个木匠，进家掂了个铨子，出来往手心吐口唾沫，抡起铨子就要铨树，嘴里嚷嚷着：“不就十九公分么？几铨子下去就不占公地儿了！”老张只得甘拜下风：“罢了罢了，刨树这事我再也不提了，中不？”

隔一年，老李在市里当科长的儿子也买了辆小轿车，也进不了家。

恰逢中秋节，张、李两家两辆小轿车，并排停在胡同口，像在搞车展。

早起，两个年轻人都发现自己的车被划了。怕老人知道后生气，都没吱声，都一溜烟儿把车开去镇上汽修门市喷漆了。

入冬后，老李的儿子回来，执意要把大柳树刨掉。儿大不由爹，况且，儿子说要给他买柏木棺材呢。

那棵大柳树被刨倒后，人们才发现，树心是空的，什么也做不成，只能当劈材烧火取暖了。

张家大门两旁栽有两棵法桐，粗不过拇指，不用刨，伸手一拔，门前就宽敞半米，呈现一派平和气象。